

牛画家与女警察

赵和琪 著





2 034 4023 1

牛画家与女警察

赵和琪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2 034 4023 1

牛画家与女警察
Niuhuajia Yu Nujingcha

赵和琪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94,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frac{3}{4}$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0

责任编辑: 徐永之 插图: 齐林家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统一书号: 10158·1046 定价: 0.95元

内 容 提 要

牛画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一支画笔几乎给他带来杀身大祸；刑警队长运用画家的画笔，神奇地扑捉到了罪犯，使一桩复杂的凶杀案逐渐明朗，流氓犯罪团伙遭到灭顶之灾。

这场美与丑的大搏斗，使画家与刑警队长交上了朋友，也得到了女警察的爱情。

作品突破了那些只写案件，忽视人物塑造的弊端，书中的画家、刑警队长、女警察的形象栩栩如生，作品具有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目 录

画家和他的警察朋友	1
“仙客来餐馆”里的闹剧	7
奇异的谋杀案	14
死神的游戏	21
红眼珠的丑哥们儿	27
维纳斯的少林拳	33
案情从这里突破	41
突访“十三妹”	47
“女神”的悲剧下场	57
女警察的爱情表示	63
美男子的神话	69
案子还没结束	77
不开窍的老师，不开窍的学生	79
腐败了的尸体	89
在“乐园”中	96
又一个美丽的头像	105
画家失踪了	115
罪恶者的忏悔	125
不可忽视的理论	133
并非尾声	143

画家和他的警察朋友

画家是有名有姓的，但他的“警察朋友”为了安全起见，不准在这里公布真名实姓。那么，绕个弯说吧！

画家，男，二十八岁，单身汉，相貌不引人注目。据说，他八岁那年，在马路边的白墙上画了只黑色的牛，几乎惹了大乱子。幸好一位扫街的老头替他洗刷了，并领回家中，亲切地说：“孩子，你怎么乱画呢？”他说：“我喜欢牛！”老头儿笑得合不上嘴，连连拍着手说：“奇哉！巧哉！妙哉！孩子，咱爷俩有缘——我姓牛，以后，别在街上乱画了，到我家里来，我教你画牛。”从此，他和老头交了“朋友”，放学后就到牛老头家去画牛。这牛老头真不简单：黑牛、白牛、黄牛、水牛、犍牛……凡是带角的牛都会画。他跟老头画了十年牛，竟也成了一头小牛犊子。进了一家工厂干临时工。有一次，他见俱乐部里围着一群人埋头抄大字报，笔墨现成，心痒手动，插空抓起笔，在白纸上挥毫做画——画了头独角向前的牛。乖乖，这下闯了大祸。他没画完就被夺了笔，那画上的牛没眼珠儿，——瞎眼牛！幸好他是临时工，被骂了一通“瞎眼牛”之后，撵出门槛就算完了。

生活中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那年夏天，他收到

一封信，叫他到艺术学院××楼××室去一趟。他以为写信人发神经，没加理睬。隔了两天，一辆小汽车停在他家门口，来人说：“吴教授请你！”他更懵了，吴教授是何许人？到了艺术学院，推门进屋，他笑了：“哈哈，牛……”那吴教授正是“牛”老头儿！于是，他便交了好运气。

他没有辜负教授的宠爱，四年的学院生涯，他将全部情愫和艺术粘合在一起。不过，他不再单纯地画牛了，而是在人物画上大有上进。还是在学生时期，他创作了一幅题为《历史的审判》，获得了大学生美术评比一等奖，并在省城报章上刊发介绍，真是大露了一番头角。也许，正是因为这次机缘，他的毕业分配相当顺利——在省美术馆当了专业画家。

半年多，他在馆里默默无闻。有一次，传达室的倔老头拿他当外人，拒之于门外。说也可笑，他竟然不做争辩，不通姓名，傻呆呆地在大铁门外站了半个钟点。幸好，一位老画家替他亮了身分，才进了门。这事曾被当成笑料流传。知道他根底的人出来证实说：“吴教授曾讲过他‘瞎眼牛’的事，果然不假！”打那，馆里的人便呼他为“牛画家”。其实，他不姓牛。为了保密，我们也称他牛画家吧！

最近时期，咱们的牛画家有些心绪不宁，成天掖着大本子出出进进。没人追问他的行踪。不过，有人证实说，亲眼见到他低着头进了公安局的门……低着头进了看守所的门……低着头从法院里走出来……低着头，反正已经成了习惯。谁也猜不出牛画家犯了什么案子。有一天，公安局来了一辆吉普车，跳下个大大个子刑警，指名要找牛画家。传达室

倔老头惊讶地问：“他犯了啥罪？他，可是个老实人呀！”大个子刑警哈哈大笑，说：“他——是我的朋友！”哦，牛画家有当警察的朋友！虽说有些叫人愕然，但倔老头的证实，使馆里的关心者大松了一口气。

至于咱们的牛画家为何突然出入于公安部门，只需一句话便可说明，但他嘴巴紧才生出了一场误会。说来，极简单——深入生活，扑捉形象。原来，全国美术家协会要举行一次青年画展并且评奖表彰，他暗中雄心勃勃，要夺金牌，在全国画坛上大露头角。他要画一幅《当代的审判》，以独特的题材，写实的技法而在“全画会”的运动场上夺魁。于是，他和大个子刑警队长王队长交成了朋友。

刑警队长名叫王德胜，四十出头，却是个“老公安”。据他自己说，他抓的罪犯连自己也记不准数了。而外人则说，他压根儿就不识数儿——是个粗线条儿的人。

刑警队长大老王特意赶来看草图。对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这位职业警察是生疏的，因此，对整个画面的设置他提不出对画家有价值的意见。然而，他连连摇头。

“喂！伙计，你这些人咋没有鼻子眼呢？”

“嘻！你着急啥？这是小稿，色稿，还要画在大布面上，象真人一样清楚。你瞧——”画家指着墙上挂着的旧作。

“喔！真象！”刑警队长收回目光。猛地，他问：“伙计，这个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啥模样？”

画家憨厚地笑笑，说：“他当然很漂亮，很威武，因为，他是正义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因为……”

“呃，伙计，这个罪犯是个啥模样？”

“罪犯？”画家迟疑了一下。他从刑警队长的脸上看出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他猜不透这位警察是什么心思。关于画面上罪犯的形象，画家早已胸有成竹。不过，他没有用语言直接描绘这个罪犯的脸谱。画家眨眨眼，得意地说：“老王，你知道达·芬奇吗？”

“呃……我不认得这位老兄！”

“啧啧！你看过名画《最后的晚餐》吗？”

“什么‘晚餐’？请原谅，我读过全套的《福尔摩斯探案》，认识那个叫柯南道尔的作家！”

“是这样——”画家解释说，“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画家。”

“喔！我可是第一次听说。那么，你知道柯南道尔是哪个国家的人吗？”

画家咂咂嘴，没有给对方答案，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达·芬奇在创作名画《最后的晚餐》时，真是费尽了心血。画面上是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其中十一个的形象顺利地画好了，只剩下一个犹大没有画。”

“犹大，哦，他是个特殊人物，一定很难画吧！”

“他是出卖耶稣的叛徒！”

“哦，是个罪犯！”

“可以这么说。为了画出这个‘罪犯’的形象，达·芬奇费尽了心思。他对自己积累的全部丑类的形象都不满意。于是，这位大师便整天钻到米兰最肮脏的角落里去寻找理想的模特儿。”

“他找到了吗？”

“是的，他找到了。他成功了！他的名作为世界所公认！”

“哈哈！”刑警队长突然朗声大笑。他用警察特有的狡黠的目光斜视着画家，讷讷地说：“伙计，我预祝你将成为达·芬奇第二。不过，我说一句朋友之言，也许对您有用处。根据我办案的经验：当今，一些犯罪者已经从下等人变为上等人，从你说的‘肮脏角落’变向堂皇之处，犯罪的手段也从低级变向高级！”

“哦！我不否认这些理论。但是，用艺术家的眼睛看，万变不离其宗，丑和美的实质永远不会变。”

“哈哈！伙计，艺术和抓人是两码事。我希望你能得奖，我希望你用奖金请我喝酒！”

这场小小的议论是极其正常的。画家并没有感到多么刺耳，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审美角度。草图在领导者眼里顺利通过之后，他便开始正式创作了。

足足熬了一个月的日日夜夜，牛画家的《当代的审判》已接近完稿了。整个画面闪着奇异的彩调，那个丑陋的罪犯，在法庭上成了彻底的失败者。他象泄了气的皮球，五官拧动着，面色发着蓝色的冷光——丑类的下场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时，刑警队长又来了，他看了画，没有象先前那样的仰脸大笑。

“老王，您对这画有什么印象？”画家急于想听听第一个观者的评语。

沉默良久，刑警队长笑了——微微地笑着说：“好！这

画好啊！伙计，按你这个画法，我这个刑警队长好干多了！我可以坐着汽车，按你画的人模样抓人，喔，那些长得丑的人可就倒霉了！”

画家听出刑警队长的讥讽，但没争辩，但他面对画面开始了新的思索：艺术、审美观，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刑警队长的见解，不能说没有价值。他觉得，自己和先辈大师达·芬奇碰上了同一个难题。

画不下去了，但是，肚子照样按时饥饿。这“窝”里没有填肚子食物，只好到“仙客来餐馆”去应付饥荒。

“仙客来餐馆”里的闹剧

这里，也许是因为大专院校和文化单位集聚的缘故，所以称为文化路。上数十几年，文化路曾经是旋风的中心，雷电的乐土。不久，便沉沦于萧条之中——旧式的青砖红瓦楼房默默地缩在白杨树丛中连大气也不敢喘；楼房里的主人们出出进进，大都是低眉耷拉眼，仿佛比过往的庄稼人也低三辈儿。这几年，天和地的距离变近了，地球运转的节奏也突然变快了。人们惊讶地看到，文化路上出现了神话：一排排新大楼梦一般地拔地而起，新楼的主人们出出进进，大都是扬眉挑嘴角的了。文化路的兴旺，招揽了经商者，他们在林立的楼房缝隙中布开了商业网点，“仙客来餐馆”便是新开张的一家。据说，“仙客来餐馆”的老板是一对年轻夫妻，曾下乡插队，进城后一直待业，集资办了个餐馆。那妻子长得极美丽，为此，招惹得年轻顾客盈门，自然便是“发财大大的”。事实上，这对年轻人开餐馆，原不象十字坡孙二娘两口子开的黑店。他们具有八十年代的思维能力和经营水平。比方说，店堂整洁，陈设华丽，白天音乐不绝于耳，夜来灯红酒绿别具一格。再加上老板热情，服务员周到，菜饭做得精美，所以，顾客慕名而来，便不痛惜多花一块钱了。年轻人

好奇，来得极顺腿，周围文化单位的老老少少觉得方便，更是抬脚就到。咱们的牛画家是单身汉，到“仙客来餐馆”就餐是十分自然的事。不过，这里绝不是“米兰最肮脏的角落”。

“仙客来餐馆”的迎门服务台上，坐着位爱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牛画家不知其姓名，便称她“红姑娘”。因为他常常来这里就餐，彼此熟了。红姑娘见他又来了，抿嘴笑着说：“哦！您来啦？老地方坐等片刻！”

画家迟疑一下，目光在红姑娘脸上停留了许久。

牛画家低着头，穿过拥挤的人堆，走到最里面靠窗户的一张桌旁坐下来。这里是他的“老地方”，因为光线背，距离热烈的中心较远，所以年轻人不喜欢这个位置。牛画家每次来就餐都在这地方落坐。乍一看，画家喜欢清静，事实上，这答案不完全准确。牛画家坐在窗下，面向店内便一览无余，就餐者的脸面他全能看到。于是，他便利用茶前饭后的点滴时间，打开随身携带的速写本，甩开炭笔，扑捉各种脸谱，为创作积累资料——职业病！

服务员端盘送饭来了——一杯啤酒，两个烧饼，别无他物。连筷子也不用。这一餐，中西难辨。画家并非吝啬。习惯，有时是无法用意识形态能解释的。

疯狂的“迪斯科”旋律骤起。牛画家为之一振，抓起烧饼，合着急速的节奏，将两只烧饼吞下肚去。他捧起啤酒杯，一口气饮干，又用手背揉着嘴角。这一餐总共没有耗费十分钟。往常，他会低着头走出店门。今日，他忽然觉得那啤酒的苦味大于往日。他没有走，坐在软面椅上一动不动。是的，他今日心绪不好；停顿的画，象块冰冷的石头般坠在

心中。他恼恨自己的无能，竟然不如三百年前的达·芬奇聪明——人家终于找到了犹太的形象，很快被世界所公认。然而，自己却找不到被告席上恰当的模式儿。

食客们越聚越多，立体声音乐加快着变幻旋律——火热中掺着爱恋；疯狂中透出冷漠。他感到有些眩晕，甚至不敢睁开眼睛。这大约是那杯啤酒在作怪。闭上眼，心绪似乎有点宁静了。然而，眼皮内撑着的依然是那幅没有作完的画——《当代的审判》。天呀！当代，多么神圣的时代呀！审判，自然是法律的最高形式。多么可怜呀！这分明是有把握得奖的选题，却自寻了这万般苦恼。艺术是什么？艺术是艺术家们的私有财产，那些政治家，企业家，乃至法官和律师们并不关心艺术。那么，何必自寻苦恼呢？当代的法官应该是什么模样？当代的罪犯应该是什么脸谱？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明显的丑美标准。然而，习惯却注定了“好人”美而“坏人”丑！谁有能力扭转这个习惯势力？尽管真实的法庭上并不这样排列……牛画家内心生出了孤独、痛苦、愤懑。

感情，象大海中的波浪一样——浪谷是低沉的极点，但又是浪峰的先奏。画家没有在浪谷中淹没、消亡，也没有停留。他的情愫在产生着微妙的变迁，在五彩缤纷中寻求解脱。

“管他呢，笨牛！”他心中在咒骂自己的牛劲。是的，痛苦绝不是永恒的，退却有时是自我解脱。于是，人，往往会被习惯征服。

牛画家紧闭着眼皮，心中在清醒地核计着：“距离交稿的时间不多了，而自己笔下的‘犹太’——被审判的罪犯形



象还在桔黄色的雾中……哦，自己毕竟不是达·芬奇，痛苦是自寻的烦恼。睁开眼吧，让自然给予裁决——睁开眼，看到的第一张脸，不管其丑美，描下来，贴在画面上，他便是无声的被告……呀！这未免有些荒唐了吧？可是，人海浩淼，捕捉一个模特儿又有什么不可呢？艺术，哦，没人站出来更正的！对！就这么干！”

牛画家鼓足了行动的勇气，摸索着打开速写本儿，又握紧了炭笔。

他奋力睁开了眼皮，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光明。好，十步开外的餐桌旁，端坐着两位年轻的就餐者。在花瓶里一簇艳丽的塑料花掩映衬托中，他看到了一张脸——啊！我的犹大？喔，真叫人失望！

这是一张很美的脸皮：白皙、英俊，散发着一一种耀眼的光彩。具体地说，是一张“甲”字形的男子脸。画家的眼是锐利的，象高空中盘旋觅食物的饿鹰之眼。牛画家用双眼审视这张脸的同时，大脑高级神经已经完成了思维程序。他曾想到元朝王绎的《写像秘诀》中讲述的八种脸型：“甲、由、申、田、目、用、国、风”。此人系“甲”字形脸。相面的术士说，这种人生性聪明，讨人喜欢。画家不会相面，但他捕捉的是线条儿。

炭笔在雪白的纸页上舞动着，仿佛翻天覆地地搅动了一股旋风儿。渐渐地，雾气被吹散了，消退了，从遥远的地方走来了一个人——是地球人而不是外星人，是现代人而不是史前猿人！

可以说，咱们的牛画家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实得只会

照葫芦画瓢的人。今天，在一种疯狂力量的鼓动下，他象梦一般地作了件荒唐而危险的蠢事。

“美啊！太阳神！”画家振奋，几乎欢叫出声。是的，是一张美男子的头像：细长且弯的双眉，渗进精心修剪过的鬓角额中；两只眸子，掩藏在睫毛的丛中，倘尔转动几下，闪出一束耀人的光，象闪光灯般的瞬间便消失。如果不是上唇上有毛茸茸的胡毛，这张脸有几分女色。

“喔！上帝呀！他——不象犹太！”画家突然怀疑了，随之产生了动摇。他真后悔，刚才自己闭着眼做出的赌博性决策。他断定，如果把这张脸安排在《当代的审判》中的被告的脖子之上，这幅画送上去后，那些审画的大人物一准摇头，结论是美丑不分……他懊丧透了！

牛画家急速地将这一页掀了过去。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疲惫，又沉进无可奈何的雾中。

“难呀！”他心中暗暗叫苦。是的，在校时，吴教授曾对他说过，“画牛容易画人难”。当时他并不理解其中的奥秘。如今，他突然觉得，艺术圈子里的审美观，和生活圈子里的审美现实，有时会格格不入。然而，大多数人却永远要求艺术家的作品一成不变——美永远美，丑永远丑！画家叫苦了，因为他不得不把生活的庸俗强加在自己的艺术画面上。

“哈哈……”画家被笑声惊醒。他急忙睁开眼，看到另一张脸，就在近处的一张餐桌上，围坐着三、五个衣着不整的年轻人。桌上的菜肴特别丰盛，酒瓶林立着。几个人在狂吃暴饮，显得极为狼藉。画家目光对面的是一张“国”字形